

文气崂山

□王濤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“神仙”未必有，但“文气”一定蕴含其中。世上但凡被人仰视的高山峻岭，几乎无一例外，都是壮丽自然景观和深厚人文内涵的叠加。

家乡有山曰崂山。“泰山虽云高，不如东海涛。”这脍炙人口的句子，出自东晋的晏谟，大有“一锤定音”之势，后人赞美崂山，总会以此为据。唐代诗人李白曾来崂山游览，据说走遍天下名山大川的诗仙，登上崂山后，立时被眼前辽阔雄浑、激荡澎湃的沧海峻岭所震撼，诗兴大发仰天诵吟。众多名人大咖如丘处机、高珩、唐梦赉、赵孟頫、康有为等先后来过崂山，都留下了激情四射的诗文。如今这些珍贵的诗句不少被刻在了崂山的巨石上，人们从远处就会感受到崂山的书卷气浓烈，墨香拂面。

崂山官观星罗棋布，有“九宫八观七十二庵”之说，其中以太清宫最负盛名。太清宫有着著名的“三殿”，而对一般游客来说，“穿墙壁”“降雪石”“山茶花”或许更能引起兴趣。就连我这个土著，每次陪客人都会特意引导去观看、拍照，然后听讲解员娓娓道来。

清初年间大文豪蒲松龄来“神仙之宅、灵异之府”的崂山游览，无意间目睹了前所未有的“奇景”，创作灵感顿时涌上心头。

那天晚上蒲松龄正在太清宫一厅内休息，月夜之下忽然看见有人一闪即逝，像是穿墙而去。显然是幻觉。然而那道神奇的身影一直缠绕在蒲松龄的脑海，久久不消。于是在万籁寂静的夜晚，伴随着阵阵山风和潺潺的流水声，蒲松龄挑灯疾书。清晨时《崂山道士》跃然纸上，一个“胸怀大志”却又“娇情不能作苦”的富家子弟形象从此走入人们的视野。太清宫那面白粉墙，也成了“体验之墙”，时不时会看到有游客低着头，或抱着脑袋迎墙冲去，到了跟前却戛然而止，然后呵呵笑：自己也学了一回“王七”？

早春之际，太清宫三官殿前的山茶，满树绿叶流翠，红花芳艳，犹如落了一层绛雪，非常震撼。当年蒲松龄寓居于此，触景浮想联翩，遂构思出《香玉》这篇浪漫而幻化的爱情小说。绛雪是小说里的一位孤傲清高、极有个性的女性，山茶，也叫耐冬，漂亮、壮观。诗曰：“绿叶红花斗雪开，蜜蜂粉蝶不曾来。”耐冬深受青岛人的喜爱，上世纪80年代被选为青岛市花。

蒲松龄自谓“喜人谈鬼”，“雅爱搜神”，擅长将“事奇、人奇、情奇、文奇”巧妙结合，让“花妖狐魅”“神鬼仙人”超越笔墨之外，赋予更现实深刻的意义。他把两篇小说的场景定格于崂山，足见崂山确实深藏着一股用之不竭的文脉之泉。

名山大川都是“高僧”“乾道”驻足之地，崂山自然不能免俗。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法显大师。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，公元400年，年逾六旬的他从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，先越过河西走廊，再穿行新疆的绿洲城邦和沙漠，然后翻过帕米尔高原、喀喇昆仑山，前前后后14年，一共访问了30多个古国。用法显自己的话说：“顾寻所经，不觉心动汗流！”后来学者发现，法显所踏足的国家，其中一些正是今天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成员国，而他回国后所撰写的《佛国记》，详实地记录了这些国家的地理、交通、宗教、文化、物产、风俗，乃至社会发展、经济制度等情况，是难得而珍贵的历史资料。法显回国是在崂山登陆，这无形中又给崂山增添了新的魅力，并赋予了一种新的解读：这里不仅有气势磅礴的奇峰深涧，亦有沉淀厚重的文化宝藏。

作为“神仙之山”，崂山的景色美轮美奂，最出神入化的当属夜景“太清水月”。当年大才子刘墉在崂山太清宫游玩时天色渐晚，恰逢一轮明月从海中缓缓升起，刘墉凝神相望，只见天上有月，水中也有月，再看月光下的太清宫，好一幅意境幽深的天然图画。美妙的景致让刘墉感到十分惊奇和震撼，于是顺手写下了“太清水月”四个大字。刘墉一定不会想到，他一个下意识之举，催生了一片“最美赏月之地”。明月之下，人们俯首看天穹洒下的光亮，联想当下惬意美好的生活，一股幸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此时再看崂山，但见层峦叠嶂，云雾缭绕，苍翠欲滴，越发显得钟灵毓秀，文气浓郁。

“曲终意未尽，满志笑风生”

——记诸城派古琴家庞雨珠老师

□蔺学杰

庞雨珠(1935-2016)是国内倍受尊重的老一辈古琴家，是山东诸城派古琴的卓越传人。

1960年，庞雨珠毕业于山东艺术专音乐系并留校工作，期间跟随诸城派古琴家张育瑾先生学琴，得诸城王氏之家传；也曾请教于古琴家詹澄秋、刘景韶两位先生。庞老师继承了诸城派古琴艺术的精髓，演奏风格朴实、刚健。擅弹的曲子有《平沙落雁》《石上流泉》《长门怨》《搔首问天》《流水》《忆故人》《梅花三弄》等。庞老师的琴室名为“耕耘轩”，他50多年如一日传承古琴、研究古琴，琴不离手，勤耕不辍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出版专著《中国古琴音乐文集》，有油印《古琴简明教程》(三册)传世。直到2014年，80岁的庞老师身体状况变差，视力下降，逐渐不再弹琴。

庞老师是中国古琴艺术难能可贵的坚守者，为山东的古琴艺术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古琴艺术处于最低落的年代，当时全国会弹古琴的人不超过一百人，全山东省坚持弹琴、传琴的琴家也不过三五位。诸城派古琴一度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，庞老师怀揣着对古琴艺术的热爱，执着地传播，教出了多位优秀弟子。庞老师常说一句话：“姑娘出嫁时陪嫁一张古琴，如能成为一种时尚，那古琴的发展就真正好了。”今天，诸城派古琴在山东乃至全国

有了很大的发展，琴人群体不断壮大，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，这离不开庞老师等老一辈琴家的坚守和付出。

庞老师有两张教学琴曲录音CD，其中一碟包含诸城派琴曲14首，另一碟是中国古琴名曲13首，这27首琴曲是庞老师的教学内容，也是常弹曲目。庞老师除教诸城派琴曲外，也教经典的外派曲目，如《忆故人》《梅花三弄》等。庞老师弹的《石上流泉》是根据诸城派的演奏，又借鉴吴门琴家吴兆基的演奏，融合两派之长，形成自己的特色。张育瑾、王凤襄伉俪共有12首琴曲录音传世，是珍贵的音乐资料，庞老师曾把这份录音拷贝给我。我跟庞老师学弹《长门怨》之后，又对比学习张育瑾先生的录音，发现庞老师的演奏更刚健一些，撞和急吟用得更多，个别乐句的节奏有自己的处理特色。目前我弹奏的《长门怨》吸收了许多张育瑾先生的处理，与老师弹的略有不同。

庞老师原名庞玉珠，关于老师的名字还有一段趣事。庞老师与古琴家李祥霆先生是同龄人，上世纪90年代两人常书信探讨古琴方面的问题。某天，按约定庞老师来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与李祥霆先生见面交流。二人未曾谋面，李祥霆先生一直以为庞老师是一位女士。当天，派夫人到火车站接

庞老师，哪知见面才知原来是一位山东大汉！一场误会，两位爽直的琴家见面也不禁哈哈大笑，之后二人相谈甚欢。自那之后，为避免引起误会，庞老师对外就改称“雨珠”了。我们现在看到古琴界对庞老师的介绍都是“庞雨珠”之名。

庞老师生前曾任中国琴会理事，多次应邀出席全国学术研讨与演出活动。在全国众多老一辈古琴家中，庞老师是为数不多接受过高校正规音乐教育的。庞老师在教学中尤其注意音准、节奏的把握，轻重缓急的表现，总是严格要求弟子，先后培养了150余名诸城派琴人，主要弟子有李德敬、蔡丽薇、冯进红、张薇、王好军、王笑天、庞霄、蔺学杰、白雪、尹来敏、韩炎召、段轶冉、胡炳阳等人。

我从2009年开始跟随庞老师学琴。平日我在青岛跟姜抗生老师学琴，每年寒暑假到德州跟庞老师上课，住在文化小区旁边的旅馆里，一次学五六天。庞老师为人热情诚恳，有时上完课，老师留我在家里吃饭。每次我学完琴要离开德州的时候，庞老师总是买来德州扒鸡执意送给我。2014年，青岛市博物馆邀请我到馆里开班授课，于是我编写了讲义《古琴进阶》，庞老师亲手写了序言，鼓励我传播古琴艺术。回首往事，如在眼前，庞老师的卓越琴艺、高尚人品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。

乔叶：向故乡致敬的另一种方式

□陈泽来

弹指一挥间，已去三十载。1993年，在豫北老家教书的乔叶，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处女作，三年前的一个丽日晴天，乔叶从郑州北上，去北京老舍文学院报到。

30年前，我在古凉州一个小县城读书，最大的爱好是去校外和邮政报刊亭约会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《辽宁青年》《涉世之初》《新一代》等青年杂志不时刊出乔叶的青春美文，《青年月刊》杂志更为其开设专栏“乔叶绿荫下”。在《青年月刊》和《辽宁青年》等杂志的连番轰炸中，乔叶这个妙手偶得的笔名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文学青年熟知。乔叶早期的散文清新隽永，富含人生哲理和生活智慧，对生命和人生的意义，有着深沉的思辨和探索。她被风靡一时的《女友》杂志推选为“全国十佳青春美文作家”之一，受到青年学子的推崇。

2001年，已出版7本散文集的乔叶，被调入河南省文学院工作，转型写小说。2003年，乔叶写出首部长篇小说《我是真的热爱你》，被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发表，后出了单行本，还上了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。2004年3月，乔叶就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，进行了4个多月的专业学习。一扇崭新的窗户向乔叶徐徐打开。

写作的主场从散文转移到小说之后，乔叶很快找到感觉。她充分发挥善于写故事的特长，再加上多年写散文磨砺出的细腻文笔，写出的小说不仅生动好读而且精巧雅致。乔叶的小说用一种温婉熨帖的语言，

绵长的调性，平心静气去叙述、呈现生活的秘密。她的小说总是散发出一抹浓郁的地气，融合着对尘世烟火的伦理情怀，凝结成一种复杂的魅力，给人以深沉的温暖和安慰。

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后，乔叶开始佳作频出，人民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、十月文学奖等国内有影响的文学奖几乎都有她的身影。2010年，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《最慢的是活着》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，在这部作品中对乡村女性生命进行了有力书写，被视为乔叶乡土题材创作的代表作。此后，乔叶努力超越自我，写出了直面现实的长篇小说《拆楼记》和深入剖析复杂人性的《认罪书》。

2023年8月11日，备受关注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，乔叶的长篇小说《宝水》荣列五部获奖作品之一，她也是五位获奖作家中唯一的70后女作家。

七八年前，乔叶最早起意写长篇小说《宝水》，完全是一个意外。2014年春天，乔叶偶然去全国“美丽乡村”首批创建试点乡村信阳郝堂村采风，发现这里的农民农忙时插秧播种，农闲时开饭店做民宿兜售农副产品，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日常处事方式，和自己印象中的农民大有不同。乔叶受到很大震动，想以文学的方式写出“美丽乡村”的复杂性和多重性，于是开始了“跑村”和“泡村”。不但江西、甘肃、贵州等地的村庄“跑”过，江南的包括浙江的萧山、温州等地很富

庶的村庄“跑”过，河南的豫东、豫西的村庄也“跑”过，她领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气息。“泡村”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，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、豫北大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。当时有个村子里有一眼泉叫一斗水泉，那个村子就叫一斗水村，乔叶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，就把小说里那个泉想象成元宝形，改作宝水泉，村子就叫宝水村。在体验阶段过后，她进行了知识补充、人物采访和情感投入，一字一句慢慢写起，点点滴滴涓涓汇聚，终成这部获奖作品《宝水》。

《宝水》以散澹的文字，书写了豫北一个叫“宝水”的山村的四时风物与日常生活，以丰富而扎实的细节展现传统风俗中悄然发生的山乡巨变。乔叶深入到生活的底部，去观察乡村社会的人和事，每一个细节都写得扎实、饱满。她看到了乡村存在的一些问题，也感受到乡村涌动着的新鲜的希望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乔叶改良并运用了大量的豫北方言，这或许是她致敬故乡的另一种方式。小说中她给郑州另起了一个名字叫象城，给豫北老家起了一个名字叫予城，而象和予合在一起，就是豫。

作家和时代，就像浪花和大海、庄稼和土地的关系。弱水三千，各取一瓢饮。作家们无论多么个性化的写作，归根结底还是这个时代的个性化写作。我们期待乔叶，写出更具时代性的鸿篇巨制。

秋风劲美琢光年

□汪小科

秋风曳着一袭长裙，携走了残留的暑气，把一个新的季节悄然唤醒。霎那间，天地换了景象……街边的树木叶尖开始泛黄，几片半枯的叶子飘落，在秋风中打起卷儿，又缓缓落下。黄绿纷飞间，如生动的油画跃然眼前。池塘里的荷叶有了凋零的痕迹，却仍在秋风中轻盈起舞，秀出傲人的仪态，尽显风骨。小草和着秋风的旋律左右摇摆，泛起残存的绿意，现出隐隐生机，似在扬声宣言：“待看明年，我再生新绿！”秋蝉用更洪亮的歌声释放出最后的热情，仿佛在告诉人们：“生命短暂而美好，莫要辜负了大好时光！”秋风吹用亲切的口吻吐露出了时节的心声：时光清浅，活在当下，储藏温暖，以备秋凉。

初秋过后，秋风便像一匹野马奔向田

野，渐渐吹熟了高粱、小麦、稻谷、玉米、花生、红薯……用不了多久，农田里就会沸腾起来。农人们拿起镰刀忙收割，小孩儿也跟在大人身后拾麦穗、收玉米、挖红薯，干着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儿。还有的农户开着机车在田埂间来回穿梭，轰隆隆的收割声响彻田野上空。不过数日光景，家家户户就会颗粒归仓，五谷丰登。农忙之际，各种谷物的浓香随风四散，醉得人心尖儿都是甜的。秋风，吹熟了遍地的果实，吹响了丰收的号角，吹美了季节的乐章。秋风吹用满腔的热忱播洒出暖暖情怀：愿人间岁月安好，享受大自然的赐予。

秋风继续吹，吹得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；吹得菊花披霜，隽秀芬芳；吹得虫鸟休憩，大雁南飞。秋风把灵秀的气息吹散到

世间的每个角落，它吹起缤纷的落叶，荡起风铃般的笑声；吹过澄澈的湖面，耀起银灿灿的光芒；吹过古老的寒峰，映出磅礴的风姿；吹淡破晓的星辰，奏出新生的歌谣。它一直吹，吹出了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风采。此时，瑟瑟秋风还在倾情地吹，似乎在告诉天地宇宙：纵使一岁一枯荣，到了四季的尽头，又会孕育出一个鲜活的春天！

秋风的生命姿态正如我们的人生姿态。人的一生总要经历由绚丽到平淡，由激越到安详的过程。过程中有高亢激昂，也有平缓低沉。只要不言沧桑悲凉，保持乐观坦然，在心中默许：岁月静好，繁华成歌，不懈耕耘、奋勇向前，定会收获光阴丰厚的馈赠！